

社會組
第一名

那年 我在窗的那一頭寄信

文字
N·H

為了住了十幾年的老家重新翻修，逼得一家人不得動起來，開始整理堆疊在家中多年的雜物，不管是三年前已經淘汰卻沒丟掉的智慧手機，或是七年前週年慶殺紅眼湊到的數組滿額贈禮，還是

高中時期上課傳的紙條，每層抽屜、每個櫥櫃，都充滿了驚喜跟驚嚇，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念舊還是懶散，居然可以讓這小小的空間如此包羅萬象。然後，我看到了它，一疊泛黃的信封，安安靜靜的躺在衣櫃的最深處，有點瑟縮，似乎是怕被我發現之後，會將它棄之敝屣，那是十幾年前，來自塵封的一段往事。

從小家境不算優渥，但爸爸一直勉力的支撐著整個家，想方設法為了給我們更好的生活，挖東牆補西牆的結果，最後債臺高築，走投無路的我們，開始噩夢般的不斷搬家，最後終究躲不過四面八方債主的追緝，無預警的一個午後，爸爸被帶走，自此身陷囹圄。打開這一疊信，喚起了那一段斑駁的過去，跌進了苦澀的回憶。

事情發生的突然，除了拘留當晚的簡短談話，之後移送至外監，在那個沒有手機的年代，更遑論有什麼電子信件，想得到任何消息，除了等待，我們無計可施。終於等到爸爸的第一封信，信中可看出他的不安與擔心，叨叨絮絮的交待著房租如何繳交，水電帳單在哪，家中大小事情向來都是爸爸一手打理，一夜之間的變化讓我們手足無措。信紙很短，但他的擔憂很長，千頭萬緒似乎永遠都說不完，只希望我們三兄弟能夠互相扶持，和媽媽一起渡過這個難關。

之後的每週，都會收到爸爸的來信，每封都是不斷表達他對媽媽的感情、對我們的想念，及內心的孤寂。一個月後，爸爸按耐不住提出了回信的要求，說來慚愧，因為我們忙著將生活恢復到常軌，求生存的壓力讓我們喘不過氣，所以一直被動著接收著他的來信，卻忘了失去自由的他，多麼希望得到我們的隻字片語給他力量撐過去。



我已經不記得第一封信我寫了什麼，大概就是報告家中狀況的流水帳吧，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封家書，但我卻空白的什麼都記不起，只記得踏進郵局的那一刻，我非常的猶豫，收件地址太過刺眼鮮明，年輕的我，很害怕郵務人員從中猜出我的故事，推論我的遭遇，然後給我同情。

第一封信寄出沒多久後，終於等到了會面的時間，姐姐和我輾轉換了數班車才到面會地，二個小女生，惶恐且心驚膽顫地完成繁瑣的申請流程。終於見到爸爸，如同在電視上看到的一樣，我們隔著玻璃窗面對，各自拿起話筒交談，這一切太灑狗血，我一點都沒有真實感。爸爸一開口就是哽咽，說到我的信讓他淚流不止、徹夜難眠，我好像聽進去又好像沒有，我只知道我的靈魂飄到天花板，俯看著這應該是三流婆媽劇的情節，居然在我平凡人生中上演。會談時間一到，電話立刻無情的被切斷，爸爸似乎還有好多話在嘴邊，我站在窗的那頭，看著他們魚貫的轉身，大家穿著清一色的制服，連哀傷都如此相似，但我卻看到爸爸的無奈及落寞，從背影裡，慢慢滲了出來……。

那次會面後，我覺得自己似乎有種使命，是爸爸的精神寄託，這種幼稚的英雄感，讓我幾乎每隔幾天就會到郵局去，當初的顧慮，早已拋到九霄雲外去。我寄出了對半工半讀的抱怨，想轉換跑道的計畫，爸爸回了應該再審慎評估，不要衝動下決定；爸爸提到了端

午將至，想念家裡粽子的滋味，我說了天氣太熱，今年應該會從簡；爸爸拜託我們再多寄些信紙，我問他寄出的書收到了沒；我告訴爸爸關於姐姐在校成績優異，爸爸開心的要我們趕快去申請獎學金。同樣的承辦窗口，同樣的郵務人員，從不多說多問，但我自認為陌生的我們有了共同的秘密，我們的默契不言而喻。

每週站在郵局隔著窗口，我常常會出神的想到面會那天，現在在這扇窗前的我，謝謝窗後的人員盡忠職守的協助我傳達想念，但遠在另一扇窗後的爸爸，在殷殷期盼著窗的那一頭寄出的家書，多少個黑夜白晝，那幾張薄薄的信紙，是怎樣的被無數次反覆翻閱，若鐵窗內的歲月能夠隨著信紙翻飛流逝，那麼等待就會只剩轉瞬間，我在窗這一頭的投遞，也不會遙遙無期。

爸爸出來後回到自由的生活，但他變了，變得沉默寡言，總是自己關在房間裡，聽著訊號不清的收音機。我們的世界似乎在那一年走到了分叉點，然後各自向不同方向奔馳，他在他的星球寂寞的運轉著，我們一起在我們的宇宙裡喧鬧著，我們沒有邀請，他也不打算加入。

我在房間裡重新讀完了所有的信件，發現讀不出那段時間的改變，信件裡的字跡已模糊，客廳的爸爸也不再清晰。然後我想起那扇窗，那年，我在窗的那一頭寄信，我們距離雖然很遠，但心卻很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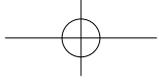
大專組
第一名

郵局幻想曲

文字 東吳大學 劉于暉



二月的清晨，冷還未收斂，此時出門的人們必須面對刺骨
 的風喚起尚未清醒的痛苦。然而我有別於往常，關掉
 初響的鬧鈴，胡亂地刷了牙，匆匆套件昨天晚歸隨意扔在沙發上
 的大衣，出門。



礙於想念的情緒太過於躁動，一刻都不願意浪費。因此我必須分享昨天在山上發現精靈般五色鳥悅耳叫聲寄給在洛杉磯的喬。畢竟在高樓聳立如圍欄的城市生活著，整個人彷彿遭到拘束，連心也變得擁擠，誰還能記得徜徉於森林的自在。另外今天還準備了一股香蕉蛋糕未出爐時那種美味即將爆炸的甜，打算寄給在肯亞自助旅行的妹妹，我想這會是個驚喜。自從上次離家之後，就不再有那種奢侈的時間或是多餘的錢去品嚐點心。用她最喜愛的戚風蛋糕融上香蕉，但願足以引誘長年漂泊的她回家。

從前的我只能用滿滿文字的溫熱，去承載思念並捎向遠方。不過最近郵局提供的新穎服務讓喜愛旅行的探險者藉由字句分享之餘，還能將真誠的悸動傳向彼此。寄送味道與聲音是曾經夢裡的天馬行空，如今生活裡豐富著這樣的服務顯得格外美好。而且信封附贈 15 秒的影像顯示，完全移除距離隔閡，彷彿寄件人此時正在身旁，一切是那麼真實的敲打著心臟。

記得上一個聖誕節的傍晚，小心翼翼地打開信封，過於濃烈的咖啡香撲鼻而來，讓我在下班如沙丁魚罐頭的捷運裡不自覺地發出了引人側目的驚呼。長久以來嗅覺早已讓三合一咖啡麻痹，彷彿咖啡只是例行注入體內的液體而沒有各式各樣的香醇，彷彿它的存在只為了振奮精神與任何一絲典雅享受無關。然而這次的味道帶著一點點清晨露水的純潔淡香混雜著咖啡豆獨特的氣息，是那種直沖腦門讓一切思緒又活絡起來的氣息，隱約還能嗅到幾許木材灰燼的餘溫。這樣的禮物或許勝過一篇洋洋灑灑的文字，因為她寄來的是我鍾愛的味道。而這一股美好味道，直接觸碰了身體每一條神經連貫的感受直抵心扉，深刻加倍。

收到咖啡香的驚喜是個開始，是一段新時代的起點。雖然害怕科技的突破會奪走太多人與人情感之間最初的溫度。然而這一次的發明，是蠱毒，讓我不自覺地陷入、深愛，甘願為此而瘋狂。

因為有這項服務，我能將午後在淡水河畔邊嚐著法式吐司裹楓糖蜜的香寄給朋友。不需要過於冗長說明，因為味道使他想起，那一次我們畢業前一起烤的鬆餅雖然面目全非，但滿屋子香甜卻那麼快樂，聊著未來的聲音充滿希望。我能將沈穩如歷經滄桑老翁般的太平洋的浪花打在岸邊的石灘上，再從石縫中毫不留情溜走，那滾滾水聲摻和著石頭互相撞擊的聲響，寄給帛琉的朋友，用這樣的海聲，告訴我想念那片湖綠色海洋、想念背上撒著陽光，身旁圍繞著粉橘色透明如果凍般水母的浮潛時光，想念那永遠夏著的夏天。我當然也能將在廚房裡忙碌一個下午熬煮出的西班牙番茄海鮮湯，寄給為攻讀北京電影學院徒然一人寄居他鄉的朋友。那花園剛摘下的羅勒葉，清香帶有一點檸檬的酸，然後是鮮蝦、花枝、文蛤們經過慢火燉熬之後合而為一的可口美味，讓她知道下一個臺北的冬天，我會以這銷魂的味道迎接一個受盡磨練隱隱散發著光芒的靈魂。

最後，找一方綠草如茵寧靜的角落，錄下自己 20 歲時的勇敢，讓妹妹在 30 歲生日為我寄達，不論那時候的自己身在何方，來自從前的熟悉聲音會是強心劑，給我再一次展翅飛翔的衝勁。

因為想念，所以人們在千百種不同的紙張寫下無數思念，裝入一只信封，慎重地送入郵筒，在心裡默默祈禱它能平安漂洋過海在另一隻手掌上舒坦。因為想念，願意犧牲睡眠親手黏貼出最美麗的祝福，寄去遠方。音，味，想念，不再用「我愛你」表達愛意，寫一首歌讓它在打開信封那刻輕輕響起。音，味，想念，不需要絞盡腦汁在中國字裡尋找準確的形容，深怕一個閃失誤會所有想分享的内容，然而打開信封的那一刻什麼都有了答案，透過鼻子會讓我們的心明白遠方所捎來的訊息。



高中組
第一名

成長路上郵你

文字 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須安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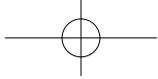
小小 的手，托著腮、瞪大了雙眼坐在落地窗前，我明白自己已在等待，等待著熟悉的引擎聲逐漸靠近；等待著那綠色飽和的身影，從眼前走過。

我曾以為，在那樣的時空裡，「再見」會成為一種永恆，一種一生可能再也見不到的永遠。卻原來，隔著一條臺灣海峽的距離、政治的藩籬、時間的鴻溝，還有一張張郵票能引領著我們，穿梭在紙筆間，聯繫上思念許久的親人。

爺爺的房間是個如同聖地般的存在，兒孫輩的我們在常理下是不能進去的。然而，我自小便打著「四代唯一女性」的小霸王稱號，橫行霸道於四處，無限度的接受大家對我的寵溺。所以，每當我好奇地偷偷打開爺爺的房門，爺爺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讓我偷偷溜進去打探，這若是哥哥或是其他堂兄弟，少說也要換來幾聲斥責的！

爺爺總是將房間收拾的乾乾淨淨，一塵不染，在在透露出他軍人一絲不苟的性質。所有的東西進了爺爺房間，就如同小兵聽從將軍發號施令，整齊而規律地站在固定的位置。爺爺喜歡有傳統文化的東西，所以房間從裝潢到所有擺設，都透著一股濃濃的中國風。其中，唯一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物品，是放在書架最上層，一個乳白色大理石做的盒子。盒子上頭鑲著一顆透亮的藍寶石，盒身則被交織的藤蔓環繞著，這樣一個西式又女性的物品，怎麼會出現在陽剛性格的爺爺的房間呢？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一天下午，趁著爺爺外出時，我拖著笨重的高腳椅到爺爺房間，小心翼翼的踩在椅子上，想要把一整個盒子拿下來，好好研究，卻礙於小小年紀搬不動那麼重的東西，只好改變策略，先看到裡面是甚麼東西就好。我踮起腳尖，掙扎間，就聽到渾厚的男性嗓音從身後發出。「你在做甚麼？」我還來不及逃，就被爺爺一把抱了下來。



早已做好要挨罵的心理準備，我羞愧的低著頭，餘光卻瞥見正伸長手要把盒子拿下來的爺爺。「這些是每半年我的堂弟就會從大陸寄來的信。爺爺是獨子，這是小時候跟我一起玩耍長大的堂弟。你看，這是兩岸剛開通的時候，我試著寫信回老家，連續寄了幾封都沒有回音，後來才知道原來他們早就搬家了，現在的屋主還費了一番力氣幫我把信件交給堂弟。你看緣分多深刻，這些小小的郵票，讓我找回了失散三十餘年的堂弟。」爺爺欣喜的表情顯露無遺。

說著說著，一個惆悵的眼神閃過。「也是在收到信的那年，才知道原來我的爸爸媽媽在一年前過世了。」多年後回想起，才發覺當時閃過的那份惆悵，比想像中來的深刻。一封牽起失散親人的信，卻澆熄了爺爺的最後一份念想。

當時還年幼的我，自然無法理解那麼多年的分別意味著些甚麼。只覺得郵票真是個神奇的東西，竟然能讓失散這麼多年的兄弟，再次牽起聯繫。爺爺告訴我，這些信是他這些年的精神支柱，沒有它們，生命就像少了一塊很重要的拼圖，無法完整。

從那之後，每當有郵差來按電鈴，我總是搶第一個要去開門，希望能親手拿到我未曾謀面的叔公，從遠方寄來的信。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的辛勤讓我成功截收了六次掛號信之多。沉浸在得意之中，我也不忘纏著爺爺，看他甚麼時候才要回信。比起收信，我更執著於爺爺將信封緘後，要把郵票貼上去的時刻，那個莊嚴、慎重的動作，讓我著迷不已。我曾數度在腦中勾勒著叔公的長相，也幻想著有一天他會像連續劇中，久別重逢的親人般，按下家中的門鈴，然後兄弟倆望向對方喜極而泣。

時光流轉，我逐漸成熟，慢慢知道了歷史在爺爺心中留下的傷痛，也明白了這些信件，對當時懵懂從軍離開家鄉，一別就是幾十年的爺爺心中，是多大的安慰與重要。想念的溫度，卻僅限於紙筆間的雲淡風輕，內心的不捨油然而生。一天下午，看見爺爺坐在窗前沉思，我悄悄走近，才發現爺爺手中握著最新寄來的信。看著爺爺交雜著各種思緒的神情，是悔恨、是滿足，也是思念。突然想起每天跟哥哥打打鬧鬧的自己，那一刻，我為眼前的爺爺感到不平。「爺爺，這世界對您真不公平，連最親的弟弟都沒辦法在身邊。」我氣憤的說道。「這樣就夠了，這樣就夠了。」爺爺壓低聲音，重複了兩次，是在說給我聽，也似在說給自己聽。

有一年，爺爺的眼睛因為病毒感染而視力嚴重受損。一天放學，爺爺把我找進房間，希望我能代替他繼續寫信，他會把想告訴叔公的話唸給我聽，我只需要把它轉換成文字寫下。第一次拿著紅白間隔的信紙，握著黑筆，手心在冒汗，我很榮幸地承擔下這一個極為重要的使命。這麼多年看著爺爺反覆做的事，如今傳到我手中，卻熟悉的陌生。我緊張的順過稿，把信紙裝到信封袋中，封緘，貼上郵票，投入郵筒。

代替爺爺維繫這段親情即將邁入第五年。這些年來，科技日益發達，儘管嚐盡了網路世界的方便；儘管知道爸爸早已透過網路與大陸親友互動頻繁。但拿起信紙、握起筆的那份信念，卻從未消失。

我相信，郵寄傳遞的不僅僅是溫度、它更成為遇見彼此的一種方式、存續思念的一種信仰。於是將最新寫好的這封信，投入郵筒後，我繼續等待。等待遠方郵箋再一次寄來，握在手中的那份感動。